

<<回归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回归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68364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68367

出版时间：2008年12月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[德]本哈德·施林克,Bernhard Schlink

页数：306

字数：220000

译者：吴筠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内容概要

二战遗腹子德鲍尔幼年时偶然读到一部小说片断：一个德国士兵历经艰难从苏联战场逃回故乡，敲开家门，妻子怀中抱着孩子，旁边却站着另一个男人。

成年后，对小说念念不忘的德鲍尔根据书中留下的线索，开始寻找小说的作者。

种种线索指向一个在二战期间身份多变、战后不知去向的纳粹理论家。

在儿子的追问下，德鲍尔的母亲终于揭开埋藏了数十年的身世之谜。

当年的纳粹理论家此时已摇身一变，在美国成为名牌大学政治学权威教授德堡，并将当年的纳粹理论改头换面，变相为自己的罪行开脱。

德鲍尔以译者和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德堡身边，一步一步逼近真相…… 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奥德赛返乡故事，也是一个关于父与子、男与女、战争与和平、正义与法律的故事，它揭示战争创伤后的人性，追问救赎的责任。

<<回归>>

## 作者简介

本哈德·施林克，德国当代著名作家、法学家、法官。  
1944年生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。  
1975年获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，现任柏林洪堡大学公共法律与法律哲学教授。  
自1987年起，施林克也担任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宪法法院法官。

施林克自1987年起发表小说作品。

1

<<回归>>

书籍目录

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译后记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部 1 我的童年假期，都是在瑞士的祖父母那里度过的。

我的母亲会把我带到火车站，送我上车，如果我运气还不错的话，就能安安稳稳地坐上六小时到达目的地，祖父会在那儿接我。

当然也有不走运的时候，那我就必须在德国瑞士边境换车。

有一次，我在上错了火车之后一个人痛哭流涕，幸好有位好心的列车员帮我擦干了眼泪，并在几站之后带我上了另一列火车，还把我托付给另一个列车员。

后者又用同样的方式把我转托给了第三名列车员。

就这样，经过一站又一站的接力，我最终在这群列车员的陪伴下到达了目的地。

我喜欢乘火车旅行：满眼尽是经过的乡间和城镇风景，车厢温暖舒适，人也自由自在。

怀揣着车票和护照，还有干粮和小说，我不需要别人的陪伴，也不用跟其他人说些什么。

真是想念瑞士火车的车厢——座位不是靠窗就是靠走廊，不用担心会被挤在中间。

此外，瑞士火车浅色的木质座位看起来也比德国的红棕色塑料材质要高级——一些，灰色的车体，用三种语言写成“瑞士铁路”字样，以及红底白字的瑞士徽章都比脏兮兮的绿色“德国铁路”标志要高贵。

德国火车的简陋让我感觉挺亲切，因为我和母亲居住的城市就是那么简陋，那里的人们就是那么朴素，不过我还是为自己是半个瑞士人而感到骄傲。

旅程的终点，就是那个在湖边的车站。

这还是个终点站，我只要沿着火车月台走，就一定会见到我祖父：高大强壮，深色的眼睛，浓密的白胡子，谢顶，穿着亚麻色的夹克，戴着草帽，拄着手杖。

他看起来那么可靠，尽管我已经长得比他个子更高，尽管他走路得靠手杖支撑，但是他在我眼里始终那么高大，那么有力量。

等到我都已经成了大学生，他有时还会搀着我的手，这让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，好在也并不尴尬。

从车站到祖父母的住处其实还要经过湖边的几个小村庄，如果天气好的话，祖父和我就会坐船而不是火车。

我最喜欢巨大的老式蒸汽明轮，在船身中部可以看见，蒸汽机上泛着机油光泽的铜制、铁制的摇杆、连杆和活塞卖力地工作着。

船上有好几层甲板，有开放式的，也有封闭的。

我们一般就站在前部的开放甲板上，呼吸着迎面而来的微风，望着岸边时隐时现的小城镇，海鸥绕着轮船自由滑翔，湖上帆船张满了帆，滑水爱好者也尽情展示着他们的美妙身手。

偶尔我们还能在小山丘背后瞥见阿尔卑斯山，祖父会如数家珍般地——叫出那些山峰的名字。

阳光照在水面上泛起的那道光芒，悠悠地滑向船身中部，在舞动的水轮机叶片中被撕得粉碎。

就在这道光的照耀下，轮船恬然地在湖上前行，每次看到这一景象，我都觉得是个奇迹。

我现在敢肯定，祖父当时就跟我解释了，这一光学现象自有它的道理。

然而时至今日，每次我看到这一景象总还觉得是个奇迹。

那道光芒就始于我所在的地方。

2 我八岁那年的夏天，母亲没钱给我买去瑞士的火车票。

于是她就找了一个开长途的司机，把我带到边境，然后交给另一个长途司机，后者负责把我带到我祖父母那儿。

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这些人的。

和司机约的见面地点在火车货运站，母亲还要去上班，不能留下来陪我，她把我和行李留在车站人口处，再三叮嘱我不要随便走开。

我就站在那儿，紧张地盯着每一辆驶过车站口的货车，发现它们没有停下来就松一口气，还伴随着失望。

这些货车比我之前看到的都堆货更高，噪音更大，气味更令人恶心。

简直就是群怪物。

我不知道我究竟等了多久，当时我也没有手表。

## &lt;&lt;回归&gt;&gt;

过了一会儿，我坐在行李箱上，每当有辆货车缓慢驶近，看起来像是要停车，我就重新站起来。

总算有辆车停了，司机把我和行李拉进了驾驶室，同车的人接手把我放在驾驶座后面的床上。

我就应该闭上嘴，别把头伸过挡板，乖乖睡觉。

天还挺亮，但是就算暗了我也睡不着。

一开始的时候，每当我把头伸过挡板，司机和同车的人还会转过身来咒骂几句，然后他们就忘记了我的存在，我就这么望着车窗外。

我能看到的其实很有限，不过我还是透过副驾驶旁的车窗瞥见了一眼日落。

司机和副驾驶之间的对话我只懂得只言片语；他们说着什么美国人，法国人，货物配送和付款等等。

货车从建设中的高速公路上驶过时，那规律均匀的噪音和震动差点把我摇入梦乡。

不过很快高速公路就到头了，我们驶上了路况糟糕的山间国道，司机根本无法避开路上的大坑小坑，不得不经常加减挡来控制速度。

整晚的行车都是如此颠簸。

货车还经常停下，从侧面车窗冒出一些面孔，司机和副驾驶跳上跳下，打开货舱的门，把货物推下车并堆到卸货场。

其中的一些停靠站是照明如白昼喧闹异常的工厂和仓库，另一些则是黑暗的加油站、停车场和乡间小路。

大概司机和副驾驶除了完成他们规定的运输任务之外，还拉了些私活儿，甚至走私或者销赃，这样我们就比预计的要多花些时间。

无论如何，我们到达边境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，原本应在此地接我的另一辆货车早已开走，我不得不在晨曦中一个人坐在小城的一个广场上，那个地方的名字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。

广场上有一座教堂，还有些新建住房，当然更多的是连屋顶都没有的老房子，窗户都已经不见了。

等到第一缕阳光照下来的时候，就有人来广场上搭起一个市场，他们推着平板二轮车，用根绳索系住车轴，搭在肩膀上，车上堆着麻袋、箱子和篮子。

我整晚都提心吊胆，害怕警察和货车的司机，怕遇到强盗打劫，怕出车祸，害怕我不得不上厕所。

现在我又开始害怕有人喜欢上我，想要收养我。

正如我怕没人注意到我，也没人关心我。

早晨的阳光如此温暖，直射在我坐的长凳上，照得我很不舒服，我很不愿意离开长凳。

这时在路边停下了一辆顶篷敞开的汽车。

司机坐在那里没有动，随车的女士下来把我的行李放进行李箱，让我坐在车的后排位子上。

宽敞的汽车，引人注目的服装，他们自信和随意的姿态，或者是在跨越边境进入瑞士时，他们给我买了人生中第一个冰淇淋——每当我听到或者读到有关有钱人的故事时，我就把他们作为设想的对象。

他们是不是跟那个长途司机一样也是走私者或者盗窃犯？

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凶，两人都很年轻，就像照顾小弟弟一样对我很好，准时在午餐时间把我送到了祖父母那儿。

3 祖父母的房子是由一位足迹遍布世界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。

房顶向外伸展，由木质斜梁完美地支撑着，二层转角上有个凸出的挑楼，三楼的阳台则装饰有滴水嘴，窗户上还有石头接合而成的半圆拱。

这房子曾是殖民时期的庄园，西班牙式的城堡和罗马式的修道院。

不过一切配合在一起却很完美。

花园的风格也完美地和谐统一：左边是两棵冷杉，右边一棵巨大的苹果树，屋前一排茂密的老黄杨树篱，房子右边还长着一片野葡萄。

花园挺大，门前的路和房子之间有一片草地，旁边是一片蔬菜田，番茄、莴苣、覆盆子和红醋栗、黑莓、肥料堆，房子左边是一条砾石铺成的小路，通往房子的后面，也就是那道装饰有两朵绣球花的大门。

小石子踩在脚底下嚓嚓作响，每当我和祖父来到大门口的时候，祖母就已经听见了我们的声音，替我

## &lt;&lt;回归&gt;&gt;

们把屋门打开。

石子的噼噼声，汇集而来的蜜蜂、砧板或者是整草的耙子发出的动静——在祖父母这里的夏天，这些对于我来说就都是夏天的声音。

还有在温暖的日光照耀下的黄杨树散发出的苦味，当然还有肥堆那难闻的味道，还有下午的宁静——孩子不闹，狗也不叫，连风都不吹，这才是夏日的静谧。

在我和母亲住的那条街上，来来往往的都是车辆，如果有辆有轨电车或者货车驶过，玻璃窗都在颤抖；附近那些挨过炸弹的房子要拆除重建时，建筑机械隆隆作响，我家的地板也会跟着颤动。

在祖父母这里，路上没有什么来往交通，屋前没有，镇上也没有。

如果有辆马车驶过的话，祖父会叫我拿上桶和铲子，我们两人悄悄地跟着马车，捡掉下来的马粪蛋子，好留做自家的肥料。

镇上有火车站、供小船停靠的船坞，几家商店和两三家旅店，其中一家还是禁止饮酒的，个别星期天，祖父会带我去那儿吃午餐。

祖父每两天出去采购一次，周游一遍奶制品和奶酪店、面包店和邻居的食品店，有时候也去药房或者鞋匠铺。

他总是穿着他的浅色亚麻夹克，戴着一顶亚麻色的帽子，在上衣口袋里放着一本小簿子，这是祖母用各处掉下来的空白纸张凑起来的，在上面写着每次要买的东西。

祖父就这么一手拄着他的拐杖，一手搀着我。

我背着那个旧皮革的购物袋，既然我们每两天就出门采购一次，袋子自然也就不沉到我背不动。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施林克的这本新书就像一篇清晰、精准又优美的散文，这在当代德国文学中极为罕见。

——德国《柏林日报》 本哈德·施林克用一种有趣而又严肃的方式，追寻着奥德修斯的足迹。

如果说在《朗读者》中，来自奥德赛的影射还只是精致的点缀，那么在《回归》中有关奥德赛的篇章更像是对于本书内密的精确注解。

——瑞士《新苏黎世报》 以悬念推动情节发展的《回归》，也是对正义、历史、罪恶本质的深刻思索……和《朗读者》一样，施林克又写出了一部风格简约，结构精巧、发人深思的佳作。

——美国《洛杉矶时报》 《回归》是施林克继《朗读者》这部成功力作之后，读者期待多年的新作。

与《朗读者》一样。

它关注的是当代德国人如何看待他们国家动荡的过去，并且提出，透过常常被人忽视的文本与文件去发现历史，是何等重要。

——英国《金融时报》



编辑推荐

《回归》是一个现代版的奥德赛返乡故事，也是一个关于父与子、男与女、战争与和平、正义与法律的故事，它揭示战争创伤后的人性，追问救赎的责任。  
二战遗腹子德鲍尔幼年时偶然读到一部小说片断：一个德国士兵历经艰难从苏联战场逃回故乡，敲开家门，妻子怀中抱着孩子，旁边却站着另一个男人。

<<回归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